

此本按序後秦氏家藏宋
刊本移後校勘而以宋
正當者不失原卷者
古本不為歎以此已足
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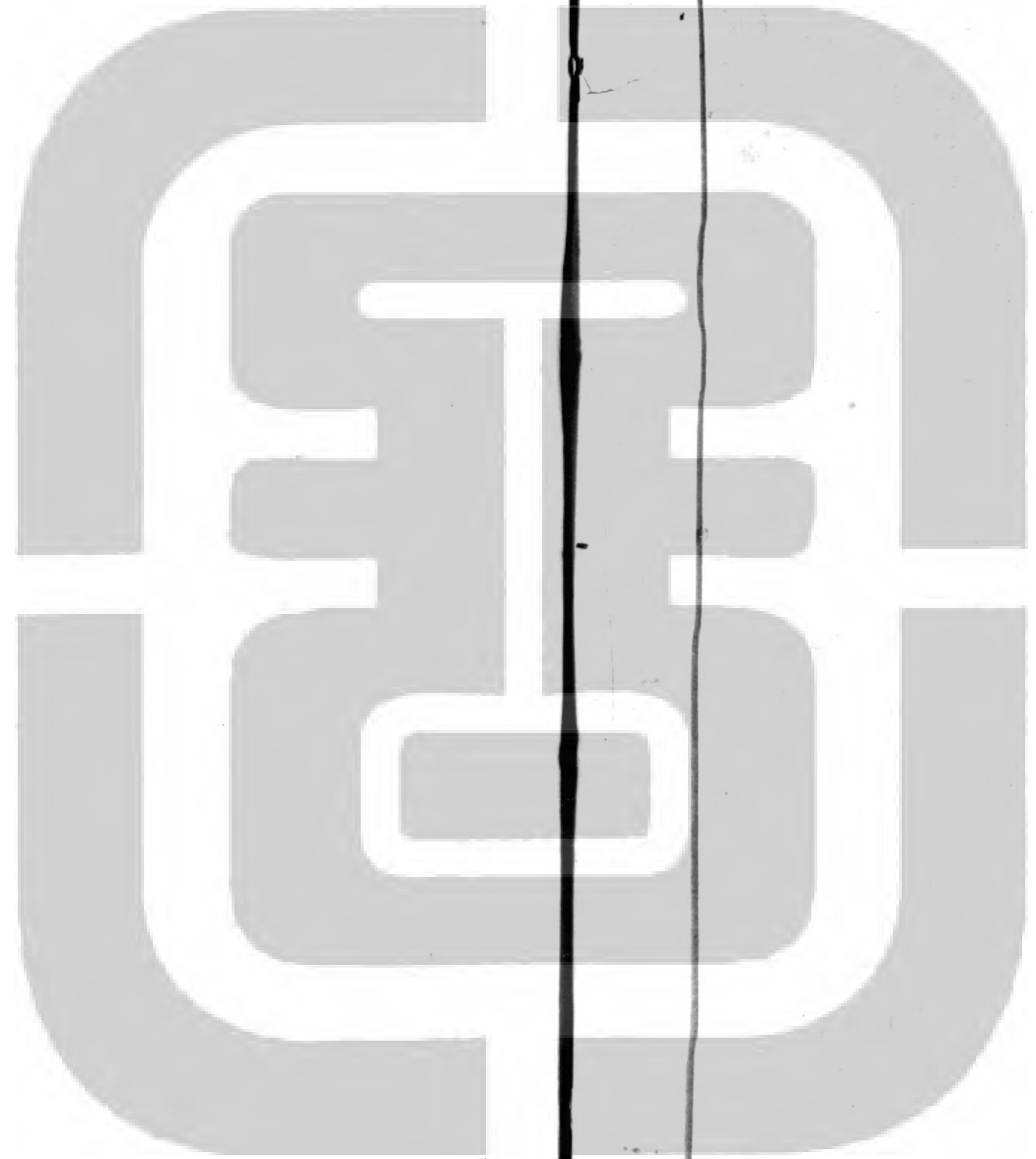
丁卯三月十日記

王美修陰有注与心醉龍同例
是亦為善則史道亦多傳于今
也者
吳山樵星刻矣後者審



時在案任摩瓦堆案未獲平業今事年矣何一備
閩且之案結

十四年



史通序



史通者唐劉子玄知幾所撰也
以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
兼取白虎通之義命曰史通蓋
知幾所自定若此知幾當長安
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憤
懣悁悒數欲求退其與蕭至忠

等諸官書是已既而以前代史
書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述
作深淺曲直分內外篇著為評
議備載史策之要剖擊愜當證
據詳博獲麟以後罕覩是書當
時徐堅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
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

而善之其書遂盛行於世歷歲
滋久寢就散逸宋儒朱晦翁猶
以未獲見史通為恨逮我

明嘉靖間吾鄉儼山先生陸文
裕公始購得史通鈔本及他刻
本采撰會要多所闡明已而是
正翻梓川蜀猶自謂譌并尚多

惜無別本可校先輩之究意史
學勤且篤矣是知求古書殘缺
之餘於千載散亡之後豈不甚
難而不可不慎也邇吳興凌子
遇知纂刻史記評林曾不研審
往往自用至以知幾為宋人夫
知幾姓氏初非奧僻名著唐室

炯如日星今古仰之世尚有不
知其人者嗟乎其入且不知又
安知史通何書哉及覽龜策傳
首列評語則題曰槐野王公而
不知史通固已具載也筆自知
幾鑿鑿難掩錯謬如斯餘可例
見疑誤後學孰執其咎為惋悵

者久之偶梁溪友人秦中翰汝
立視予家藏宋刻本字整句暢
大勝蜀刻儼山先生所未及觀
者小子何幸觀此秘籍披閱撫
玩良慰素心乃相與銓訂尋討
指歸將圖不朽復與郡中諸賢
雋徐君虞卿馮君美卿等參合

衆本丹鉛點勘大較以宋本為
正餘義通者仍兩存之反覆折
衷始明潤可讀庶無遺憾斯文
之寄屬在何人不與廣傳恐遂
廢沒於是乃倡義捐貲鏤板流
布非敢自秘與世之知知幾者
共欣賞焉知幾昔嘗以史通自

擬太玄且云今之君山即徐朱
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
知耳張者謂張衡平子也陸者
謂陸績公紀也儼山先生大雅
博達以文章名世於公紀何讓
乎予小子卑陋踈薄雖不敢望
平子但史通繼刻無忸前脩而

張陸二姓適與知幾之言合殆
亦有異數云

萬曆五年歲次丁丑夏五月既
望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撰

張君是亦在明代故刊古本中為最非以
宋本亦在故心為如其苦心哉

史通序錄

劉氏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
 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
 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
 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
 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目惟歷事二王從
 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
 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
 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

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日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下接史通秩上

史通序錄

附錄

晚侍教生程一枝頓首拜

大文伯玉屋張老先生門下

史何易談哉不佞往蓋三四讀而未之解也乃以去歲遊留都太學下朝夕太史公言則既丹鉛而雌黃之矣已從吳人遊聞雲間有張先生發微則楊用修氏復出哉不佞顧何由挾策

門下一折衷之也及歸過吳興受凌氏評林則見

先生所以發司馬氏微甚誠諸家所未逮也何
先生之談易易若是哉今春陵生以班掾書延
不佞霽上蓋三月矣不佞而後知陵氏評林
多得之

先生而掩之爲已有也豈謂吾黨中亦有盜挾
歟至若

先生所序史通云云卽陵生見之且愧死矣不
佞于班馬二家竊有評隲名曰程生史談藁
旣具乃爲陵生取之以去將無復若發微故
事乎嗟嗟史何易談也不佞今懲之矣歸來

吳興將授之殺青來春已於事而竣則以取
裁于

門下焉別具小草二冊上之

記室惟

先生爲我彈射之幸甚

評林錯誤徃徃而是卽更僕未易數不啻如
先生所指一二端已也不佞歸坐山閣悉爲之
塗竄矣願

先生明以教我

中秋前枝生再拜具

後素

梁書列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
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
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
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
倉曹參軍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
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
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
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

此
以
心
解
說
本
信
諸
君
乎
此

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
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
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
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
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絲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
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
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
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
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

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
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
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
以昭明詳其本源莫外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
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擊悅離本
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
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
始論文詳觀近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

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
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
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略陸賦巧
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
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竝未
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
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
酌乎諱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
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

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
析表籠罔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
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
及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
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銓敘一
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
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
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
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
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

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
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
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媿
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
負其書候約出于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
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媿為
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媿製文
有勅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
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
慧地未暮而卒文集行於世

此文心雕龍本錯蒙于此而佚
知疑本傳是本原与文心合刊者

訂正史通名氏

張之象 字玄超

秦 柱 字汝立

校閱史通名氏

徐 球 字虞卿

馮繼可 字美卿

沈其初 字復卿

朱本震 字伯聲

姚體勤 字汝功

姚體文 字汝觀

陸 郊 字承道

龔名夏 字虞卿

張嘉昌 字文茂

包兆祥 字吉甫

張雲輅 字九游

唐文獻 字元徵

張齊顏 字友回

黃廷鳳 字元禎

瞿守 字有常

何雍之 字曇熙

顧令德 字憲卿

顧令望 字景卿

唐光貽 字爾毅

姚士念 字邦聖

史通目錄

宋本接連序後至第五卷止

內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宋本皆夾行注于下卷同不復著

六家第一

劉氏

列上為一行

第二卷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曆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第十一

斷限第十二

編次第十三

稱謂第十四

第五卷

採撰第十五

載文第十六

補註第十七

因習上第十八

因習下第十九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敘事第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賾第二十七

第八卷

模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史通目錄
一頁七字
煩省第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第三十四

辨識第三十五

自敘第三十六

外篇

第十一卷

史官建置第一

第十二卷

古今正史第二

第十三卷

疑古第三

惑經第四 宋不列下十四

第十四卷

申左第五

第十五卷

點煩第六

第十六卷

雜說上第七

第十七卷

雜說中第八

第十八卷

雜說下第九

第十九卷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第二十卷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史通目錄甲

新豐鄉人按家本按改更以括徑括本卷之

史通卷之一

內篇

劉氏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二行內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
孔子觀書於周室
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
六善者定爲尚書百
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琬璣
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
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
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
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
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
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

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
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
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
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
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旣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
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
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
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
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三
中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

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葉文籍大備必剪裁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舒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

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

乘與紀年櫛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
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
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
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
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
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
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
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
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
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

錢遵王校改作如
昔作如法謬
凡此本誤字脫
字而此不誤不
脫者卷以雙○
德之宋本字異
者悉累不字之
者而塗其原字
脫者補之
抱衿校授疑疑
受余謂此援之
誤凡疑字累于
者亦本字不塗
者亦本字有異
者亦本字不塗

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
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
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
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
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
曰傳者傳也平傳去聲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
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
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
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
 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
 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
 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
 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
 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
 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
 編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
 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
 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

俗本脫

徐賈義門校
改賈作蕭

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
 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
 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
 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
 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
 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
 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
 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
 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

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
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
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
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
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畱者七國而已始
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
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
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
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
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

宋本彪作彪
下同

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
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
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
許洛二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
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
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表爲是史漢之
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
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
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

乘宋本作人別
卷同當指東門
名家之人

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

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無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

謂採世本戰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

例何按作別

俗本作一致

二字宋本乙

通史卷之二

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

殆遠古矣

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紀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一家而已

中書舍人徐球校

史通卷之第一

史通卷之二

內篇

劉氏

二體第二
載言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四行
二體第二

宋承此書有
總目二行下卷
皆同不悉著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
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
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
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
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
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二家

三百二十六字
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
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
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
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
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
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
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
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
其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
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

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
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
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
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
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
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
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
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
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
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

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

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篇纒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並行于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載言第三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

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
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
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
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
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
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
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
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
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
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

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
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
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
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
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
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
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
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
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
爲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

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
者觀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
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
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
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
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
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
爲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

洛水作里

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

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

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

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

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

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

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

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

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

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

伯義內校作柏

伯義內校作柏

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
 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
 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
 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
 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
 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
 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
 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
 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
 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諡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

百世家本作下世

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叙天子一人
 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
 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
 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
 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
沙苑之捷百藥帝紀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
述淮南之敗是也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周之
 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

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按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玷又列號東帝抗

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

完制名

謂田完世家也

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

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

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上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

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

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

襲爵纔經數世雖名班胙土

蜀本班下有爵字宋本無

而禮異

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

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

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葦

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
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
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
通帝王牘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
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
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
南記蕭登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近今古著書通無
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
易者矣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
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
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
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
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
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
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
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
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
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

史通卷之二十一
三百八十字
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
駢胸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
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
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媿夫紀傳之不同
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
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
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
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
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
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

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
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
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
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
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
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
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
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
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
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

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異跡異一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太學生馮繼可校

史通卷之二

史通卷之三

內篇

劉氏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四行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邪上並効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

史記則不然夫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
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
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
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
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
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
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
逐狂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
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
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

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
纔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
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
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
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
居鵲巢燕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爲
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
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
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

俗本作君臣

史通卷之三

三

晏承爵封

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常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書志第八

并序 五行志 天文志 雜志

藝文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檣杪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

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

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

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

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

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

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

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

出乎曾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

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

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

標篇題

音第

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

於下云

已上書志序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纔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

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瀨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旣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

矣已上天
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
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

義門校改作有

義門校改作有

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眾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泐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王得之矣已上藝
文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鬪而日月食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

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谷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螽螽震食崩圻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螻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襪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賸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
 經傳集解卷纔三十則知其言所略蓋亦多矣而
 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
 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
 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
 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
冰董仲舒以為其時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孔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
 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楚
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
 子毒恨故致火災按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
 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是莊王卒恭王立
 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

夾敖者

荆國始僭稱王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
易傳以為後楚嚴稱王蕪地千里

按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
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

後世歷嚴閔釐文者凡五君而楚嚴
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亳

都實生棗穀

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棗穀共生劉
向以為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

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
故棗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

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棗
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晉

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

董仲舒以為成公十
七年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
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

公十二月丁巳朔
日食非是六月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

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為
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

脫注中十一字
誅四大夫四大夫
欲殺厲公

柄來事之象也又釐公一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未出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曾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鶯著素色負蟻匪中國之蟲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蜚負蟻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蟻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鸚鵡爲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一十二年鸚鵡來巢劉向以爲夷狄之禽按鸚鵡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如斯詭妄不可殫

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

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說前

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

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嚴公七年

嚴稱王燕地千里也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爲

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牛南越劉歆以爲盛暑所生

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

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

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減榮緒沈約

蕭子顯相承載筆竟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

俗本作鵠

俗本作游詞

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禪竈焉知日食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有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

又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已上五行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

俗本作証

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
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
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
例旣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
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
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
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
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
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
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

以爲志者其道有二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
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
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蹯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
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
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
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
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
知經始之義十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
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
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

二字宋本

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編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蜀本作獻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

仿作事從華夏

無絕能言吾祖邾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華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蜀本作貴族宋本作素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

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
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
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
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上雜志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篇
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
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
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
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
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

宋本無殿字
義門云方思格魏
太和中既定氏族
高下按此以進舉

盡在是矣譜謀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
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
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
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
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
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
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
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郡庠生沈其初校

史通卷之四

內篇

劉氏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四行 論贊第九

俗本作替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則總歸論焉夫

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
摧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
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
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
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
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
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
味承祚儒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
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弈弈
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

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
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
也沈約減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
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
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
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
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
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
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
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

宋作舊拖怪云宋
本誤此乃建也

寡即寡字淺
人改作心

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
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
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袒葬賢於
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
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
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
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
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
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
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寡者則張

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
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
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
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
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大唐新修
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
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有文士製碑序終
而發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
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
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

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舍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

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耻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

俗本作如

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
之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
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辯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
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
終絕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
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
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
定其臧否徵其善惡于寶范擘理切而多功鄧粲
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
天之功為已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
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盖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
符按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
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
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
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
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
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

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禱杙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劉璠

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

達從時之義摧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記

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

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呂陸二氏

呂不韋陸賈

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

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

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若乃

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

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

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也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

義以板作最云
隋志梁後略十
卷如最撰

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
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
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朔八書孟堅旣以漢爲
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
興易志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夫戰爭方
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
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羣
賊附列魏志旣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
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賴後來作者莫之
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謂擇

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
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
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
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
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
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標其子孫附出者
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草經方煩
碎之至孰過於此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
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
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

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獻8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一二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呈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旣分遷之記

三百六十六字
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
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
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
上括魏朝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
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
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
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鳩行弑燃臍
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
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旣不
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

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
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
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
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
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
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
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
海殊宅江左旣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
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
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

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牀上施牀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

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驚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他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

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蕃向居劉末職纔卿士昭穆既踈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曰周王

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奔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窟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

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旣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末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

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
載寧為格言寧一作未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
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
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
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逾班法蓋擇善而
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
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誦
將荀彧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
枉入玄成傳中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
者耳故不復一二而詳之

易後互易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云云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
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
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
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
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
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
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
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

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
 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
 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
 則曹邈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
 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
 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主可比
秦繆公吳大帝
 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
 姓名謂魚豢
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具義
 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
 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

苟約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
 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
 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犯用夷禮貶同子爵變
 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
 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
 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漸
 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
 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
 劉蕭二明梁簡文兄弟兼謂孝
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言
宣孝
 也昭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謚為

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
 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濫
 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
 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
 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
 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
 如元氏起於邊朔邊一作沙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
 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
 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

殺宋本作教下
 同

依本無此四字

作者宋本作所
 作

十俗亦作處

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
 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殺有夾敖之主趙他而曰尉
 他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
 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
 此諸名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
 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
 名列成篇題音第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
 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
 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

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以諂齊則
 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
 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
 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
 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
 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
 復邗諸竹帛蜀本作形宋本作邗邗邗古與刊同終靡傳於諷誦也
 蜀本作罕宋本作靡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
 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
 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

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
 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也
 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止曰隗王得士
 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叙事皆謂蜀先王為昭烈皇帝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為
 曹丕夫以淫亂之臣忽隱其諱注謂董賢亂謂隗囂正朔之
 后反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
 贊曰宛變董公惟亮天功隗囂公用捨之道其例
 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無恒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若是而況中
 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宋亦有但字

太學生朱本震校

史通卷之五

內篇

劉氏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
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
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
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
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
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

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乘海客乘查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

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見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蜀本作甚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戲出於宋本作苦牛金王邵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戲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戲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後史編錄者耶

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可謂助桀為虐幸
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
人之灾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斲盖亦陰過之所
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
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
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
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
所糠粃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
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小
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謀之書務欲
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

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雋始自會稽典錄潁川
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
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
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
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
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
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
北以為王常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
事而分為兩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
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

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
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
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
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
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徃徃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
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
也殷周已徃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
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
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
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

宜善思之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
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
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
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
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
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
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
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

宋本有二字

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
 失邦御一作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
 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
 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
 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
 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
 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
 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
 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
 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

一槩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
 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
 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
 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
 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
 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
 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
 得喪如日月之食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
 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
 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

以避其鋒或斲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
 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
 巢蒿臨戎賈勇猶螻蟻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
 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
 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
 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
 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
 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
 有返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
 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戲

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
 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
 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
 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
 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其斗筭下才罪不容
 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
 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
 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
 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
 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

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
而言弁吞六合福不盈背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
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
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
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
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
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
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
國史連章疏錄蜀本作畢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
成文集若乃歷選眾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

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
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宋一作周惟王邵撰齊隋二
史其所取也文皆詰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
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
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
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常孟諷諫賦有趙
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
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
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
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

世龜鏡求諸歷代徃徃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
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與五經齊列古
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
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而載文也苟能
撥浮華採貞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
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
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
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

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
絕進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
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
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執子虛三
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
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
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
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
羣遂乃掇眾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
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

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蜀本作搜宋本作披切惟范

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踈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菓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絜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瓌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

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
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
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
權其流寔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
於此焉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
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
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舩以求劍也古者諸
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

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又襄之伯君薨大夫
弔卽其證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
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
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
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上蓋著魯史者不謂
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土曰周王如史記
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
亦未爲累也班氏旣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
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
歟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此失迄于仲豫

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氏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勰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

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而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

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

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

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

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

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

剏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

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

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

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譽為附庸之主

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

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

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

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帝耿

謀誅曹武誅一作計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

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

摧於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王折於宇文之季而李

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

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

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

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
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
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
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
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
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
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
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

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
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
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
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棗梓由是
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翼豫欲使南
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
無易旣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
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其所人

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

近代史爲王傳云瑯琊臨沂人爲李傳曰

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

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故生於

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

經七葉歷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

鄉為非是則孔父里於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

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

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

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

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

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

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

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加之京邑姓卯金

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邢者姓弘者以犯國諱

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名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

東平子為明氏出于平原卑氏出于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

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

弘傳曰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於他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

之陳郡謝偃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

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

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

義內遷枝改勝

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
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
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
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
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
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妄
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
其得失者焉

太學生姚體勤校

史通卷之五



